

中外趣味短故事精选
灰蟹多味豆

多味豆 3 号：
趣味民间故事

主 编

傅朕 朱琳 樊龙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4·济南

鲁新登字第 3 号

中外趣味短故事精选

灰蟹多味豆〈3〉

主编 傅朕 朱琳 樊龙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213—2I·1072

(1、2、3 册)总定价 16.50 元(每册 5.50 元)

目 录

张道乙闹玄	(1)
三位贵妇人的玩笑	(12)
岩坎的故事	(18)
贾祯的故事	(25)
六个闺女和六个女婿	(31)
鸟蛋里出来的娃仔	(36)
两个朋友分金子	(45)
遗产之谜	(49)
深州蜜桃的故事	(54)
卡卡珠的故事	(57)
少女智胜国王	(62)
寡妇求神记	(66)
吴堂升官	(68)
莫愁女的传说	(71)
石狮开口	(75)
应得的福份	(80)
奇道人	(82)
“一样钱”	(86)
骗中骗	(88)
玉孩儿	(92)
巧嘴媳妇	(96)
唐伯虎与徒弟	(97)
狮子和老鼠	(99)
朱元璋乘公斩女婿	(101)
闲子毒原谅后母	(103)

四位秀才比才气	(105)
打鬼	(107)
白鼠迷妻	(110)
金盆与美妻	(113)
圆梦	(115)
抱不平	(117)
关羽娶貂蝉	(119)
皇帝的老师赵中元	(127)
六尺巷	(130)
心愿	(131)
智取甘露杯	(133)
伪造的皇家墨迹	(139)
他儿与我儿	(145)
崔五驴的故事	(146)
刘一手	(148)
买卖精	(150)
丁野鹤的故事	(153)
一碗面条	(158)
死丘成律杀活萧何	(159)
魔术师的徒弟	(163)
慈禧太后游汴京	(168)
大话吹不得	(175)
推荐贤才	(177)
妙计治贪官	(178)
夜遇“皇帝”	(179)
宋王出逃	(183)
千年血竭	(185)
老鼠嫁女	(186)

贤帝选贤子	(188)
刘墉参皇上	(190)
巨奔	(195)
赔鸡	(196)
公媳打官司	(198)
老爷堂前一通碣	(200)
李五骚子	(203)
魏国贞作揖	(209)
胜棋楼上的传说	(211)
祝枝山三题垂钓图	(213)
朱顛巧换贴	(217)
真假叶水心	(220)
叫哥鸟的故事	(222)

张道乙闹玄

清末，莱芜城南出了个有名的教书先生，名叫张道乙。他教书多年，桃李遍天下，不少学生在外任职。因此，他走到哪里都怠慢不得。张道乙为人清高，性格诙谐、幽默，最爱戏弄些达官贵人，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来，莱芜人称之为“闹玄”。

说“十干”举荐弟子 论“五行”御封老师

张道乙的弟子中有个叫亓同敬的，博学多识、才华出众，被命为朝廷的大学士，后来被封为国子监博士，掌管学政主持科举考试。

传说一次亓同敬回莱芜省亲，拜会老师。张道乙摆筵招待。茶饭之余，学生问起老师所教弟子近况如何？张道乙长叹一声说道：“你这些师弟都是些平庸之辈，学问不中，至今传授三年，‘十干’之中，甲乙丙丁的‘乙’字写起来不知道挑钩，不知明年科举能否有人中考。”当时在旁有个提茶倒水伺候的学生赵四，没明白老师的意图，听了此话很不服气，心想是你教我们写“乙”字不挑钩，这个钩谁不会挑，到时候看我的。结果第二年科举，学生有的得个翰林或知县，最低也是举人，唯有赵四名落孙山。

话说这年春天，张道乙来到京城。亓学士在后花园摆一桌瓜果，一壶水酒，招待老师。二人对酒畅饮，赏花吟草。正玩得得意，家人来报：皇上驾到。亓同敬惶恐不已：“老师，请暂避片刻。学生接驾后，再伺候老师。”

张道乙一听皇上来了暗自高兴，说道：“徒儿，我轻易不到京城，更难得上皇上一面，让我见见如何？”

“这……接驾大事，万岁怪罪下来学生担待不起，我看还是暂且回避。”

“我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这样吧！”张道乙一指墙角卷着的竹席：“我先到席筒里躲上片刻，悄悄看看皇上，也了却我一番心愿。”

张道乙三下五除二刚钻进了席筒，皇上驾到。只听大学士一声：“大学士亓同敬见驾！”一群太监侍卫护送皇上来到后花园。

“爱卿平身，朕闲来无事，到你这后花园消遣消遣。”皇上辞退左右，只身走入园中。

这学士府后花园古雅幽静，上有青松翠柏苍劲挺立，下有小桥流水曲折蜿蜒，别有一番景色。亓学士陪皇上走向九曲仙桥，绕过峰峦突起的假山。皇上来到一只鸟笼子跟前停住。这鸟笼玲珑剔透、银带缠腰，顶上用一红玛瑙镶嵌，非常之精美。皇上问道：“爱卿这是打算养什么鸟的？”

“启禀皇上，这东西是预备盛金丝雀的。”皇上故意问道：“为什么这‘东西’能盛金丝雀，‘南北’就不能盛金丝雀呢？”

亓学士被皇上突如其来一问，顿时张口结舌。

这下席筒里的张道乙可憋不住了，推倒席筒骨碌一下钻了出来，几步跑到皇上面前跪下：“启禀皇上，这西西南北按阴

阳五行而论，‘东西’本为金木，‘南北’本为水火，金木盛得了金丝雀，水火则不能。所以只能称其为‘东西’，不能称‘南北’。”

张道乙的突然出现使皇上吃惊不小，问道：“这是何人？”

元学士三魂已被吓掉了两魂，急忙下跪语无伦次地说：“老师！老师！”

皇上惊犹未定脱口而出：“老师。”

张道乙这下可得意了，连连叩头：“谢主隆恩！”

皇上问道：“谢我何意？”

“谢皇上御封老师之恩。”

君主口中无戏言，一言即出驷马难追，皇上说出来的话是不能随便收回的。这下可让张道乙赚着了，赚了个皇上御封老师。皇上也拿他没办法。

皇上见张道乙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心里十分喜爱。然后又海阔天空问及其它问题，张道乙对答如流，并时有独到之处。皇上有心留他在京城做官，张道乙说什么也不肯。

第二天大清早，张道乙骑上毛驴恣悠悠回了莱芜。

泰山侧饥渴认义女 齐河地等闲搬官兵

五月芒种已过，正值割麦子的时节。张道乙骑着毛驴沿泰山南侧而下。行至晌午，赤日炎炎酷热烤人。张道乙走得心焦口渴，饥饿难忍，且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正没办法，远远见一个十三四岁小姑娘挑着一个小担子走了过来。张道乙一看，急急拍打着毛驴两瓣瘦干腓片赶了过去。这姑娘虽是农家打扮，却

长得白白净净，水汪汪一对大眼睛，一看便知是个善良精明孩子。小担前面是个小小柳条篮子，后面一个泥瓦罐，看样是给田里割麦子的父母送饭的。张道乙紧赶几步，翻身从驴背上滚了下来，喊住了小姑娘。

“闺女，天气这么热，我这么大年纪，跑了一早晨的山路，能不能给我口汤喝？”

小姑娘一看这瘦骨嶙嶙老头，满脸汗水，破大褂上满是碱花，有了恻隐之心，放下担子，从篮子里取出一只大黑碗满满倒了一碗绿豆汤。张道乙顾不得斯文，端起大碗咕咚咕咚一气喝了个干净。一碗绿豆汤下肚，口渴解了，解不了肚里的饥饿。这时柳条篮子里张张煎饼的香味飘然扑鼻，逗得张道乙直流口水，干脆来个趁热打铁，试探着问：“怨老汉冒昧，好闺女，能不能再给老汉两个煎饼吃？”姑娘扑哧一笑：“什么冒味儿不冒味儿的，想吃你就吃两个呗。”

张道乙这下可不客气了，拿起两张煎饼卷上两个咸鸡蛋，外加大葱两根，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风卷残云，不大功夫煎饼吃下去一大半。小姑娘急得直抹眼泪：“你这老头，让你吃两个，你就吃两个呗，一下子吃了这么多，俺爹娘还在地里等着呢，我咋跟他们交待啊！”

张道乙见姑娘掉起泪来，笑着说：“我看你这闺女也是庄户人家孩子，老实实诚。这样吧，我就认你做个干闺女。我给你写个贴子，你爹娘问你谁把饭吃了，你就把这个贴子给他。”张道乙明白，山里老百姓对太高太远的官接近不上，一般都尊敬个教书先生。问过姑娘姓名后，张道乙拿出一张贴子上写：“义父莱芜县城南张道乙，义女小翠。”交给姑娘说：“以后家里有什么大事，办不了来找我就行。”说完爬上驴扬长而去。



小翠见到父母也没受责备。那贴子夹在灶房墙壁灶王爷像后，一晃三年过去了。

话说这年小翠要出嫁了，嫁到黄河北齐河地里一大户人家。这户人家是个土鳖财主，仰仗着祖上有点钱财，买了个顶戴花翎，顶个空功名。这家人家好图虚荣摆个架子，这回娶亲想摆摆排场、显显威风。于是打发人给女家捎过话来，赔嫁送闺女的人里要出个戴顶子的。这下可把小翠爹娘难坏了，家里世代代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一家人斗大的字不识半升，那里可有戴顶子当官的呢？眼见婚期即到，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拿不出主意来。

说来还是小翠机灵，眼珠一转想起来了：那年我不是还认了个干爹吗？莱芜县城南张道乙，不知他家里有没有戴顶子的，对！人家读书识礼的，就是给出个主意也行呀！

于是打发人来找张道乙，张道乙听来人诉说明白后笑着说：“这点事好办，到了闺女出嫁日子，我一准去，回去告诉亲家，丢不了亲家的面子就是。”送信人回来一说，一家人皆大喜，都夸小翠当年聪明伶俐认了个好干爹。

到了出嫁这天，张道乙依然如故，穿件破大褂骑着毛驴来了。进得家门，小翠爹一看傻了眼，原来这穷教书匠比咱庄户人家也强不了多少。赶忙找了件新粗布大褂让他换上，谁知这老先生死活不干，一个劲儿说保证不给亲家丢了面子。这下可是请了神来没处安了，没法子，只好由着他。

这天来到小翠婆家，果然是锣鼓响器应有尽有，唢呐喧天，亲朋满座。宾客里多数是些庄户人，也有那么两三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头戴顶子手捻佛珠，送腰挺肚地把胡子翘得老高。

张道乙一进门，一再声称自己是小翠的干爹。都见他油脂麻花破大褂，瘦干干一付穷样，自然不会有人把他放在眼里，推搡搡把他请到偏房喝茶去了。

正午时分，婚礼正待举行，忽然三声炮响震耳欲聋。管事的忙吩咐人去打探，如是有土匪来了抬出四十两碎银子打发走就是。不一会儿来人报，说是有官军到此。

只见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拥着一抬蓝呢八人大轿，来到小翠婆家门口，落轿高声传到：“张道乙，张老先生可在吗？”

小翠婆家一家人这可吓傻了，哪里可有张道乙先生啊？一打听偏房喝茶那位穷教书匠便是，一家人不知所措。早知如此，怎么也不能把张老先生放到偏房里去呀！

张道乙这下精神可抖起来了，来到正堂屋太师椅上一坐：“传徒儿来见！”

只见从轿里走出一人，身穿紫呢夹袍、天青马褂，戴了亮蓝顶子拖着花翎。一看就是个三四品大官。他走到张道乙跟前下跪叩头：“小徒俊轩叩见老师。”

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忽啦啦跪倒了一片。戴顶子的山羊胡老头也不敢怠慢，连滚带爬也跪倒在张道乙面前。

“徒儿平身。”张道乙扶起徒弟落座后慢条斯理地说：“徒儿，今天让你点两百兵马到此没有别的事，眼下你妹妹出嫁，婆家非要来个戴顶子的送不可，你师哥在京里伺候皇上来不了，麻烦你走一趟，送送你妹妹出嫁。”

“徒儿尊命就是。”

小翠婆家本想虚荣一番，这下可惹来了麻烦。两百兵马准备草料吃喝不说，师徒俩悠然自得坐在正房连吃带玩也不要紧，这门外几十号宾客亲朋统统跪在地下，他们不发话都不敢起来，太阳底下一晒就是一个时辰。戴顶子的老头这回也失去了威风，哼哼叽叽趴在地上，眼见就要背过气去。

最后还是张道乙发慈悲：“唉呀！俊轩，怎么只顾说话忘了让客人们起来了？”众人听了暗暗叫苦不迭。

人喊马叫折腾了整整大半天，临走时张道乙又叫过徒弟来：“我说徒儿，带印来没有。”

“徒儿随身带来了。”

“好！我看你妹妹嫁的这家人妯娌们不少，免得以后分家分不清财物，这样，把咱陪嫁来的东西都打上印。”

差役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东西就打印。折腾够了，人马呼呼隆隆而去。

临行前张道乙问小翠婆家：三日回门后还要不要戴顶子的来送？小翠婆家被问得哭笑不得。

自此以后，小翠婆家再也不提要戴顶子的来了。

爬高楼一诗惊四座 拦大轿四笔响九州

这天，张道乙一路游山玩水来至长江南岸一所重镇，下榻于一个挚友家中。此友也是学富五车的书香门第。正值六月天气，仆人们将千卷藏书一一搬出在院里凉晒。张道乙过不惯炎热天气，走到梧桐树下，搬一张竹躺椅，脱掉上衣，手摇蒲扇在树下乘凉。仆人们见这老头赤裸裸上身、骨嶙嶙胸脯，怪好笑，向前取笑道：“老人家，主人吩咐我们众人在此凉书，你老人家这是凉……？”

“这你们不懂，”张道乙说：“你家主人的书都在架子上，我的书都有肚子里，你们凉书，我凉肚子。”仆人们说：“既然老先生才识渊博、满腹经纶，何不到江边酒楼试试？”然后将酒楼之事一一告知。张道乙不听则已，一听甚喜，穿上上衣披起大褂往街上走去。

只见街上挑担的，推车的，坐二人抬轿的好不热闹。临江有一新修的楼阁，画梁飞栋，珠帘卷雨，十分壮丽。登上楼阁，观镇里烟霭万家，看江上波涛千里，好一派气象。

原来此楼是一位生意人刚刚修造的一座酒楼，至今没有取名。这做生意讲究个楼不在高，有名则灵，这家主人正邀请四方文人墨客，题诗写词，以求斯文，图个名气，好把生意做活。今晚主人专在楼里设宴，招待四方名人。张道乙管不得许多，没经人家邀请，随着众人挤了进去。

正厅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拥拥嚷嚷。各位骚客雅士，

温良恭俭让，正在厅堂中间一大红漆桌子前，你推我让，无人肯坐首席。张道乙拨开人群，走到首席跟前二话没说，撩起破大褂摔了两下，一屁股坐在正位上，众人哭笑不得。店主人眼睁睁见一叫化子样老头坐在首座位上，也无可奈何。店主人自有他的考虑，惹是差人硬将这老头轰出去，这叫化子捣起乱来，将桌子一掀，这好端端酒席不就砸了吗？落个人财两空，喜庆之日，还是图个吉利为好。再则，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磁器活，肚子里没两下子，谁敢坐这首席啊！说不上是个怪杰呢？

酒过三巡，主人趁诸位文人酒意正浓开了腔：“列位客官，小人不才，借得贵方宝地，开着这酒馆。今日酒楼盖成，特邀各方文人雅士，一来表示我的敬意，二来请各位赏光，酒饭之余赐教几个字，小人不胜感激。众位挥毫，添我酒楼之光彩，意在使我酒楼名扬四海。现请哪位能在这壁上提诗一首。”只见白光光墙壁足有三尺高五尺宽，四周红漆木框镶嵌，很是壮观。

明明各位文人墨客都自觉肚里有些墨水，但却你推我让，口称不才。张道乙咳嗽一声，把破大褂一脱说声：“众位过谦，看俺莱芜张道乙的了。”提笔而上，只见两句诗句一跃壁上：

好高楼好高的楼，

一爬爬到楼上头。

众人一看哄堂大笑，这算什么诗，要韵无韵，要辙没辙，简直是小孩子唱的顺口溜啊！店主人气得嘴唇都青了，心想这样的诗还用得着你这糟老头来写吗？

张道乙倒是不慌不忙，晃着脑袋哼了一遍，放下手中笔，洋洋得意回到座位上。自斟自饮起来。几个本来就有气的举子，起哄地吆喝起来。一个年轻秀才样的人走过来：“老先生，学生给你几个小钱，到街上酒馆去喝吧。”张道乙只当没听着，

嚼完了一条鸡腿，三杯水酒下肚，不急不慢来到壁前，挥笔续就。众人一看惊叹不已，只见笔法苍劲一气呵成：

好高楼好高的楼，
一爬爬到楼上头。
抬手摘起天边月，
望尽江南十八州。

此诗雅俗共赏，气势宏大，才气横溢，无愧为一首好诗。众人这下算是信服了。

下边再为酒楼提写匾额也轮不到别人了，这时张道乙喝得醉醺醺，两眼被酒烧得通红。问到店主人尊姓，店主答道：“姓王。”

“那原来店主是干什么营生的？”

店主人不好意思地说：“干皮匠发的家。”

“尊姓王，干过皮匠，那你就是王皮匠。”

店主称：“是！”

“好了。”张道乙一声长吟，挥笔在镶着烫金边的大匾额上写了三个大字“王皮楼”。

众人不敢笑出声来，生怕激恼了店主，私下偷偷议论：这不是有意损人家店主吗？

店主毕竟是生意人出身有些涵养，心想这老先生一准喝醉了，明天再说吧。众人走出门来，嗤笑而去，一场宴席不欢而散。

第二日清晨，只听街上鸣锣开道，说是大学士亓同敬路过此地。张道乙走到街上拦住了大轿，说：“老师老了，眼力不济，有几个字写不好，你来看看。”亓同敬对老师的秉性非常了解，一看便知老师又在闹玄，不由分说来到酒楼，取出匾额提笔在

上面点了四个点,然后签上大学士亓同敬的名。立时:“王皮楼”变成了“玉波楼”,由当朝大学士亲自题写匾额,那还了得!

一时“玉波楼”名振四方。四方文人墨客常来酒楼,引经据典煮酒论英雄地斯文一番。“玉波楼”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店主人王皮匠对张道乙更是感激万分。

(石长岭)

三位贵妇人的玩笑

有一天，王后邀请宰相夫人与法官夫人去森林里散步。在她们归来的路上，发现了一颗很大的珍珠。她们为这颗珍珠究竟归谁争论了很久。最后法官夫人提议不要争了，大家各自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开个玩笑，谁的玩笑最开心，珍珠就归谁。大家同意了。

王后回去后，就如此这般地吩咐自己的男仆人照计行事。等到天亮后，她请国王陪她到林中走走。国王答应了。他们在林中漫游了好长时间，来到了一棵大树下。王后说：“这棵树真上拔地参天啊，什么人能攀上去呢？”“这样的人是有的！”国王骄傲地说，“你的丈夫就可以攀上去！”“不，我才不放心哩，陛下是攀不上去的。”“夫人既不必不放心，更不应不相信。”国王说着，便攀上了树的顶端。

就在这时，王后叫出藏在草丛中的仆人，他们故意做了一个谈情说爱的动作。国王在树顶上看到了，气得厉声吆喝着，从树上溜了下来，责问王后。王后说：“你可能从上面看见了什么。但在树下，只有我一个人呀，这儿谁也未曾来过。现在你站在树下，让我上去看看，可能我也会看到什么奇景的。”

在国王犹豫不决时，王后已经攀到树顶，当她向下观望时，竟也勃然大怒地喊道：“陛下，你年事已高，可现在，你在树下拥抱？那是谁家的女人，莫非她比我长得还俊俏？陛下不是向我盟誓只爱我一个人吗？可你私下找了姘头！”